

音樂 | 文化 | 生活政治

0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伍號

黑鳥

通訊

非賣品



<在田間午餐 / Lunch in the field> Doo-Rung Art Group (韓國)

the WHY CHEAP ART? manifesto

PEOPLE have been THINKING too long that
ART is a PRIVILEGE of the MUSEUMS & the RICH.
ART IS NOT BUSINESS!

It does not belong to banks & fancy investor.
ART IS FOOD. You can't EAT it BUT it FEEDS you.
ART has to be CHEAP & available to EVERYBODY.
It needs to be EVERYWHERE,

because it is the INSIDE of the WORLD.

ART SOOTHES PAIN!

Art wakes up sleepers!

ART FIGHTS AGAINST WAR & STUPIDITY!

ART SINGS HALLELUJA!

ART IS FOR KITCHENS!

ART IS LIKE GOOD BRE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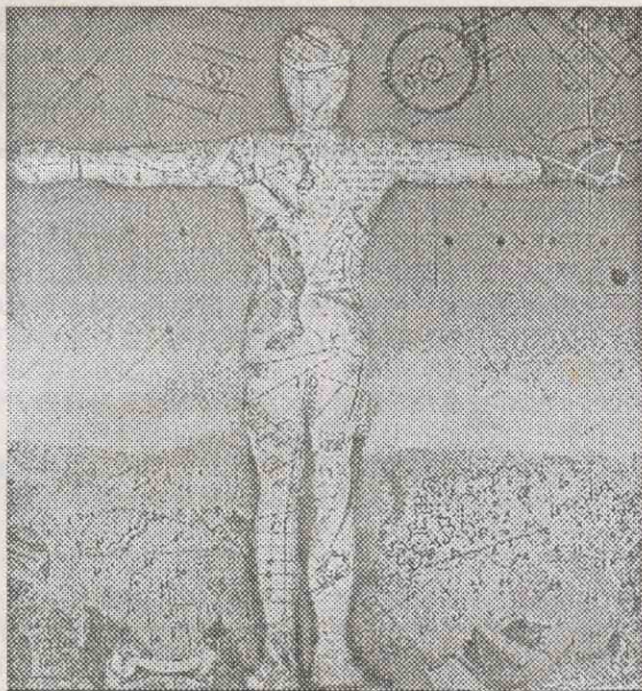
Art is like green trees!

Art is like white clouds in blue sky!

ART IS CHEAP!

HURRAH!

- Bread & Puppet Glover



相互批評

人聲鼎沸，眾說紛紜，多少人真箇掌握聲音下的真實；又有誰真的理會如何才最容人而同時固己？

批評別人，可以是那麼輕鬆，隨口喧揚，指點評議，吧吧麼麼一番之後，自我的批評又談何容易？

如果我們能懂得在批評別人的過程中，同時省思自我，從而長進，那才是最真實而珍貴的事。否則把酒胡談，亂扯天下事，天下事與己其實無以相干。

我想這是為何同時是樂手和音樂文化作家的基拿 (Hans Keller) 會說「音樂評論」(Music Criticism) 其實是回「騙人工事」(Phoney Business)。(編按：有關譯文會在下期刊出)

桑笛 (Sontag) 曾提出，人要忘記音樂的幾何架構去聽音樂，才能真的聽得到「音樂」；當然亦會有如學者梅拉斯 (Mellers) 般反對，認為對音樂的肌理、象徵、隱喻一知半解的人不能「明白」音樂，「欣賞」音樂....

不同的人不約而同地拿著不同的尺去互相量度，有些對結果的矛盾大惑不解；有些激辯以求共同的真理；更有些大動干戈。

在沒有互相坦誠而徹底的瞭解下的批評，是這個文化工業的一個操控性的設置，是人與人越越互相猜忌、仇視，矛盾和問題癌化的原因。

倘若我們都能願意先放下自己的量尺，先去瞭解別人的衡準和置境，在不認同之餘仍然相容共處，互力承擔諸種問題的責任和結果，那才會窺見一個出路的曙光。

為誰而寫

在過去十多年來，我由本地青年刊物宗祠，崑南的〈青年週報〉寫到藝販施某的〈君子〉，「胡說八道」了數十萬字。今天，因為成長，我看得更清楚，也勇於自省，於是毅然絕筆，不再為這機制的遊戲「嘔字」，與此工業交誼，作精神貿易。（曾試過一位友人編輯給了我稿酬而暗地裡把我的稿拋了——只因我寫得太不近「商」情！）。

我不是不寫，而是不再為某種市場關係，人際關係而寫；我為自己而寫。

我不再需要自以為是一個「樂評人」（我多次要求採訪我的傳媒不要給我這個標貼）的去寫。我只作為一個人，不因為你付不付錢，而寫。

我對「江湖」的絕筆，其實是我真正寫作的開始。

我檢思基拿的觀點，結論叫我更肯定那些「專業樂評人」的偽妄姿勢。他們始終無法超越那些評論寫作與那張支票的曖昧關係，撇開後者，那些文字真有充份的 motivation 去出現？也許還有權慾。這是為何一些人挾著評論界之名要組織起來，欲建立一種虛妄的地位，圖樹一股勢力以高踞。那叫我記起當年一班文化秀族在藝術中心大談新文化，以肯定自己天下的到臨。如今這群人在幹何事？都成了娛樂工業的新貴！

我不會把我在〈通訊〉中的寫作號稱為「評論」。那僅是一個玩奏音樂，熱愛音樂的人的一些個人觀點吧。

在自由的社會，每個人都應有說話的權利。我不單沒有因為誰個編輯那個出版社什麼集團給我數千元而去絞腦汁賣思緒；我甚至付出金錢去讓你能夠閱讀到它。我拒絕了支配。

生命力

友人說不明白為何我這把年紀（而我只不過三十來歲）還有興趣去聽punk, hardcore。我卻發覺人在成長中太容易失去他們的（即使是心靈上的）青春和生命力。肉身的衰老是無從強挽的，但更多人的心衰老得更快！「沒有人擁有青春的專利」，但起碼我們擁有保持生命力的權利！

多少由街上禁登到殿堂的「樂與怒」手，正也在他們爬昇的過程間，失去這音樂中最重要的一——生命力。這個，我還可以在（當然不是全部，甚至不是大部份）punk 或 hardcore之中找到。正如很多我同樣能感受到豐富生命力的民眾音樂，punk本來是來自民眾的，只可惜音樂工業把它「買起了」，於是我們竟然有「崩克明星」這種怪物。

今天，聽音樂對於不少朋友來說，已經不再是一種尋找、發現（還記得當我們第一次聽Sgt. Pepper, 或 Bitches Brew?）的旅程，而更多是一種在潛意識上與這文化工業的交易行為：寫的因為不斷的有新的產品需要「評價」，而聽的則因為某些「評價」而作引証性的消費。冒險不再存在，自我的探索不再存在。試想像一個讀過某本 travel book 的人拿著書本在巴黎街頭對照的可悲景象！

這是為何我更珍惜，而願意不斷去聽一些在掙扎中的，在民眾間的——而往往是粗糙的——樂手；而不是那些溫存在「名牌」下（不要忘記 indie 也好，Alternative 也好，怎樣的標籤也有其名牌，那只不過是青島與馬爹利的分別！）的另種明星。

在優越的條件和聲名的權力下，這些昔日可能是真確的創作人的朋友即使仍然操掌音樂技巧上的生命力，也不竟給豐盛的物質（vintage 樂器，高科技音效，一流監製的「品味」……）滋養潤渾了他們在音樂上的生命力。

由赤民晉至小布爾喬亞，由中產階級爬昇至貴族，是太多的藝術家自我毀滅的路程。

Lenny



郭達年兄：

您好。自看過你的一些文章後，很希望給你寫封信，以抒發自己對黑鳥的意見，及希望郭兄能給予我在夾 band 方面的一點意見。

我自己也曾希望有機會到一些社區，又或是在 Rick's Cafe 般的場地表演，就像你們一樣；然而自己根本連一點名氣也沒有，不似黑鳥或你，能在任何場地都有一班支持者。事實上我也是你的支持者，無奈自己是一個有自閉症的人；故此，你和黑鳥的很多演唱會我都缺席。

說真的，自己如果找到合意的朋友組 band，所走的路線也和你們一樣，很多元化。但我主要是玩奏較為病態的 PIL 式的音樂；也有 Big Black, Swans 的 hard-core 噪音，甚至混合一些實驗爵士色彩。事實上，自己玩低音結他也有一段不長不短的日子，但常常與人意見不合，所以時常散 band。目前我已作了一些 basslicks，但由於沒有人分擔鼓的部份（結他我可兼顧），所以自己的理想仍未能達到。

我以前對 metal sound 有著莫名的抗拒感，但現在倒很喜愛這種大眾不接受的音樂（Bon Jovi 那些假 heavy metal 不算）。而這時所謂以 speed, loudness 見稱的 thrash metal，更合我的胃口。如那隊 W.A.S.P. 已是一隊不錯的樂隊。

我一直希望在外表上極度重 rock 味，有著頗長的頭髮，兼且像 Lennon 般戴上一副金絲眼鏡，又或像單立文，黃良昇般的頭髮，表現得頗為誇張。但事實上，我是沒勇氣去打扮成這模樣的。

說到這裡，我很想告訴你我個人的思想。我沒有任何知心的朋友。雖然曾經有一班對我不錯的所謂朋友，但現在他們已一個一個的離開了我，因為在他們眼中，我只是一個失敗者，一件廢物。算了罷，在我極度低沉的時候離開

我的朋友還算得上是真正的朋友嗎？

我是一個充滿絕望的年青同志，每天我都因先天的殘缺而遭世人恥笑嘲諷，完全的喪失人應有的尊嚴，就像十九世紀的象人一樣，被送到馬戲團中，以顯示畸形身型外貌來維生，而我和他的遭遇也差不多。只是我是二十世紀的象人。Sting 的一首 "Moon Over Boston"，對我來說是非常經典的名曲。細聽歌詞，你便會明瞭我的內心感受，我的內心世界。

表面上，我外貌兇殘醜惡，任何人也不會同情這種外表帶有傷害性的人，就如 Sting 在歌中所唱。而事實上，我是不會傷害任何人的。只是別人才能傷害我。他們傷害的，不是我的身體，而是那不堪一擊的心靈/自尊。是人的自尊！我但願喪失所有感覺，甚至那寶貴的生命。就如 Ian Curtis 一樣，放棄這個黑暗無助的世界，去尋找另一個和諧寧靜的空間。但我始終沒有這樣做，因為我是個懦夫，一個失敗者。

「人生即痛苦」。我現在只是在一個過去的世界之中，去找尋昔日那些快樂的片段，去活在那夢幻似的昨天。

我也曾是一個宗教狂熱者，在我 form 3 的時候，便加入了學校的教會，並參加教會的傳道工作，直到中四。我一直看著那些表面上願意受洗，表面上熱心教會工作的人活動，但我後來發覺到那些熱心份子，其實都是偽善者，令人作嘔。我更開始對基督的存在有所懷疑，覺得聖經有些地方是很不合情理的，令我失去信心。最終，我也只好毅然離開。

在信仰方面，我實在感到迷茫，但我依然堅信靈魂的存在，也相信鬼神之說。但我仍然會以科學的角度去看所有的事物的。我也開始喜歡 Christian Death 這支不錯的樂隊，但在立場方面，我們之間是有出入的；他們相信有基督存在，也相信有魔鬼存在，只是他們同情撒旦；而也可能其實撒旦即是上帝。不知郭兄有否宗教信仰？我雖然已背叛了教會，但不表示我永遠都不返回教會，再信上帝，因為我依然正在尋找真理。我不敢否定任何宗教，因為我沒有證據否定宗教，也沒有證據肯定宗教的存在價值。也許到我死的一天，仍未能找到神的存在。在宗教上，我是中立的。

說到這裡，我很想講一下關於黑鳥的作品。對我而言，'Never' 可說是經典的作品，最能

打動人。而那幾首舊歌如「宣言」，'Were Not We'，「十二小節藍調」(歌詞寫得很好，很有意思，但為何郭兄不為這首歌改一個名字，而只是隨使用上這'Twelve Bars Blues'便算呢?)，「東方紅」及崩得幾瘋狂的「核塵灰」等都非常不錯。至於「活此一生」雙盒帶，封面的板畫設計不錯，內裡的作品，除剛才說過的一首'Never'之外，莫昭如兄的'Papa's Song'及'Migration Song'也算不錯；而那首純音樂作品'Arthur'，確很出色，但郭兄如果多加些 fill-ins，則相信會更生動。雖然你和莫，狂等的 vocal 都不是十分討好，但你們都是用心去唱的，那些歌聲都真摯感人。特別要一提的，是你在'The Big Picture'中的歌唱，拍子很準，沒有什麼走音，你在這首樂曲中的 vocal 叫我聯想起 Roger Waters 的聲音。記起你也曾翻玩了 Patti Smith 的'Because the Night'，但曾被人批評為玩得沒有自己的風格，我未曾聽過原來的版本，所以不予置評。

我希望你們會翻唱 Beatles 的歌曲，如'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Come Together'等不朽的經典作品，因為你和我都同樣熱愛這支偉大的樂隊。關於這支勁旅，我是極之尊崇的，我對他們狂熱的程度，絕不比你們那些曾經歷過這光輝年代的人遜色。雖然我今年只得二十多歲，但彷彿我也曾經歷過披頭四的洗禮。這足以證明他們的音樂是永恆的，是絕不會受不起時間嚴峻的考驗的。

但事實上，今天的年青一輩很少很少會對 Beatles 有興趣，更難講得上著迷。我認為這是可悲的。這也顯示出今天的人的品味已越趨庸俗，什麼 Madonna，Michael Jackson，George Michael 等商業得令人透不過氣來的歌曲，竟受時下的年青人所擁護，而其實絕大部份所謂歌曲，都只是一堆堆罐頭音樂垃圾而已，雖然風格各有不同，但全都是商業掛帥的垃圾產品，就算送給我也不要！

我知道你曾到過歐洲很多地方，不知在那裡，如法國、意大利，是否真的仍有很多 punk bands？我很欣賞他們，可惜很多不錯的樂隊都無法出版作品，就如本地一樣。

說了這麼長篇大論，我也有點睡意，後天我便要啟程前往雪梨，到那裡我會等待你的來信。

國恩 字

黑鳥：

來信主要是想索取「國際歌」和「No One」的 Chords (不用五線譜了)，用作掃 Chords 之用。因我只玩了數月結他。「No One」更是促使我買枝木結他去玩的歌曲之一。

除此，也有些話想說。

我只有通訊的 2/3 聯號。看罷中文部份，覺得只有音樂而太少政治和生活。不知是否我會錯意了。

本地有「集感II」一帶，小弟覺得 Adam Met Karl 和基爵很出色。帶中的樂隊可謂言之有物，令人感受到心中的話。

很喜歡「Were Not We」和「Never」(不是不喜歡其他)。「Never」令我想到一個老問題。從事設計工作的人，每天在花費物資、紙張去做一個假象給人客、群眾去閱讀；但它可有助於人們生活上、心靈上的問題嗎？要推銷的成功了，但我可找不到意義。我是在一名叫大 X 設計學店讀設計的。越覺這只是間職業先修而不是 Bauhaus 那樣的學院。又說，設計，特別指廣告，是否只是太平盛世下，一種奢侈品；一些有違簡樸生活、環保的玩意呢？我沒有否定設計和藝術的意義，只是覺得商業性的設計都太浮誇和無聊。

很喜歡「活此一生」的封套。是你們的作品？可說是那人的作品嗎？它很有「Metropolis/大都會」那影片中的冷漠氣氛，令我感到在人煙稠密，大廈一棟一棟的街上，比在荒漠中更有疏離感。

「東方紅」中，郭的歌聲很似 Neil Young，特別是「Polish Workers」。

你們否認是「富者玩趣」，以我恐見，電結他，擴音器，錄音室，自費出帶... 這些都不是貧者，或一個普通香港人玩得來的，儘管餘下來的生活是如何儉樸。

或許你覺得我不了解黑鳥，對這個聽眾不周一顧，仍多謝你看到這裡，其中有很多錯字。若可能的話，可否寄給我除了 2/3 聯號外其餘的「通訊」，和有關麥當勞的 Greenpeace 傳單？

祝黑鳥翱翔展翅！

呀信

呀信，

多謝來信。

你說〈通訊〉「只有音樂而太少政治和生